

MAY 3 1933

女師月刊

行發日五十月每

版出日五十月三期本

枚十四元銅本每

第 第
四 一
號 卷

者行發兼輯編

台邢北河

校學範師子女三第

錄目期本

專載

由算術談到其他

講 演

中國國民性與日本國民性之比較觀

王毅孫先生講
賀世英 記錄

到順德後的感想

之隨先生講
高瑞芳 記錄
李玉枝

招魂

詩

苑人

福氣
老太婆口中的惡媳婦

薛世昌

冷水澆心

苗美蓉

走直路易碰壁

趙英華

謎題

張鴻璋

地球
她生命史上最慘痛的

董文治

感激的心

董文治

校園的春色

李治

我的家鄉

李治

雜記

李治

讀坎珂記愁以後

朱鳳玉

魯濱孫飄流記 (續前)

李玉芙

集錄

李玉芙

普希金
托爾斯泰

趙菊香
閻秀容

自殺
母親
弔亡友
故鄉的老母
初春的天氣
農曠與夕陽

高瑞芳
劉奉金
李玉芙
明桂
胡德真
胡德真
胡德真
胡德真
胡德真



專 載

由算術談到其他

——談給初中的學生——

那是很容易發生的疑問，當作一件什麼事覺得厭煩的時候：「這種事有什麼用呢？」我們作數學題的時候，也常常有這種疑問盤旋腦際。

其實那種疑問是個錯誤。

太陽的光，地球上的一切都仰恃着牠，牠由太陽走到地球上來需要八分鐘——假如我們有一個望遠鏡去觀測太陽，所見到的情形，在太陽那裏是八分鐘以前生的變化。其餘別的恒星，例如離地球不很遠的天狼星（ *Sirius* ）牠的光要跑八年才能到地球上來，太陽的光跑八分鐘來地球上，對於地球上的東西的確有莫大的用處。然而牠呢？在地球上的我們不過在夜間看牠是一顆閃爍的明星罷了。

跑了八年的路程給人間作了一個小小的點綴，牠不覺冤枉嗎？離我們很遠的恒星呢，牠們的光跑了好多年才來

朗浮嵐

到地球上，人們用望遠鏡才能看到那些星，那麼牠們連人間的點綴都沒有作，牠們何必那樣的不辭辛苦的徒勞呢！在極有名的報社或雜誌裏，凡稍可注意的人的像片，他們都存留起來，我們在限定的時間裏找到牠們的用處嗎？

記住，無論什麼事既然發生，就會在牠的四圍投下影響，也許沒有誰覺到牠的用處；其實，牠不是沒有用處，牠的用處潛伏着，也許潛伏很久的時間才發生效果——我們種一粒花的種子，牠能即刻開花嗎？

極遠的小星兒，不因爲你的不注意而失掉牠的作用，報社和雜誌社裏所存的，你以爲是廢物的東西，也不能因爲你以爲那是廢物而不能發見牠的用處，甚至，我們隨便一言一談一舉一動，莫不投下牠的影響。

有些高深的數學，真是毫無實用，可是有數學家在那

裏很有興味的追求着，等到物理學有了進步才發見出牠的用途。

既然如此，我們不必懷疑了，我們不必懷疑什麼事的用處了。

現在回到算術上來。

我頗意很粗淺的說些話，由算術開始：

大概無論誰不會懷疑到算術的用途，因為背誦不熟樂法的九九歌訣，在鄉下便不能計算收穫的多少，在小城市裡便不能計算貨物的價格，在大城市裏便幾乎不能出門一步，算術與人們的日常生活那樣切近，所以除了少數的頑固漢，對於用處的疑問是不會時常發生的；不過終冬也有人懷疑，當遇到作四則雜題的時候，什麼父子年齡，什麼雞兔同籠等等，這些究竟有什麼用處？我要簡單的回答，「那是要鍛鍊你的思想，使他緻密。」

「研究算術是什麼呢？」學過了算術的人常這樣想，這是問到算術的定義的問題，我可以作一個不甚精確的回答，實際上也祇能作不精確的回答：

「算術是專研究數的性質和數的運算方法的一種學科

我們看，奇數，偶數，約數，倍數，等等的研究，不是關於數的性質的嗎？加，減，乘，除，開方等等的研究，不是關於數的運算方法的嗎？

「推廣了算術的範圍並用文字去表數，而研究數的性質和運算方法，」這便是代數學的定義。

代數學裏邊不像算術裏那樣的受着正數(positive number)的限制，並且未知的數可以用文字去替代，因為方法的巧妙，節省了許多思考的麻煩——作幾何題便是很顯明的例現在再舉一個例來看：

某人用 1000 元買地，後來留下 200 畝，將其餘的每畝多買 20 元仍收入 1000 元，原買若干畝？

這個問題用代數方法去作不是很方便嗎？並且這不是「一個切于實際的問題嗎？它不是與日常生活有關嗎？」

此外，代數學裏面最惹人注意的便是圖解(Graphic)，圖解就是把數和方程式用圖線畫出來。方程式是用符號來代表語言，現在用圖線來代表方程式，那就是用一種圖畫的方法來代表語言，這豈不是又給數學開了一個新的途徑

嗎？學到圖解，我們應當紀念笛卡兒(Rene Descartes)那是他的一種發明，由此可以引到解析幾何學上去。

解析幾何學，我們粗淺的解釋，便是用解析的力法來研究圖形的性質，把代數學的方程式和圖形的性質關連起來，它是由初等數學進步到較高等的數學的階梯，所以很重要，但是爲了預備明瞭解析幾何學，必須先研究幾何學，三角學，和高等代數學。

那麼再返回來看幾何學。

幾何學發源于埃及，因爲那地方的尼羅河(Nile)的一年一度的氾濫，所以常有測量地界的必要，于是便有了粗具規模的圖形學，後來受了希臘思想的影響，給了它以邏輯的闡述，組織才精緻起來。

幾何學雖是研究簡單的圖形的性質，它的用途却非常的廣，除去對於邏輯方面極有威權之外，在工程上簡直一時也不能缺少。

三角學專研究三角形邊與角的關係，對於測量的實施和天文的觀察都有很大的幫助。

幾何學分平面的和立體的兩部，三角學也分兩部，一

是平面的，二是球面的。——學天文學的人必須學球面三角學。

高等代數學推廣了初等代數學的範圍：研究方程式的理論，高次方程式的解法，利用三角學的公式解決關於虛數的問題等等。

至于微積分學是集和代數學，幾何學，解析幾何學的方法 and 公式並用極限論來作基礎而研究「自變數」和「函數」相互變化的情形。它是近世數學最科學最有力的一個工具。

現在舉兩個例可以明白它的用處：

(1) 火車起來要燒煤，跑的越快燒的煤越多，所耗的煤的價值和火車的速度的立方成正比。若一點鐘走 20 里一點鐘消費 20 元，別的消耗是每時 100 元，求最經濟的速度。

(2) 造一個木頭箱子，容積要 108 立方尺，底要正方形，不要蓋，它的長寬高如何才最省材料。

上面是關於微分學的兩個例，這兩個例能用代數方法解決嗎？

積分學更有用，不但能求好多種圖形的面積，像物體的重心(Center of Gravity)弄弄也都來靠牠來決定。

把微積分學過了以後，數學便結束了，由此可以進

講演

中國國民性與日本國民性之比較觀

今天這個題目，實在不願說，而又不得不說，因為你們對於國事很關心，所以講這個題目。我並且聽說你們想請別的先生來講社會科學，更可見你們對於國事之關心了。

日本同中國現在正在作戰，中國要說對於日本的國情一點也不明了，那是絕不能勝他的，並且不要以日本與中國有仇，不去學他們的一切。日本那樣小而亦欺負中國，當然有欺負的可能，現在從國民性來看，先從中國的學生與日本學生比較來就知道了。

我有一位朋友到日本留學，他說他到日本帝國大學圖書館去參觀，看見在門口等着看書的有七八十人，非常有

而學習高等代數學，像高等微積分學，函數論，非歐幾何學等等，那要各就所好去分別研究了，我因為能力的限制不能再多介紹。

王毅藩先生講
賀世英記 錄

秩序，後來者，必在最後站着。他們為什麼在門口等着呢？裏面一定是地方很小，一打聽時，裏面可容一二十人。九點鐘開館，一點之內，裏面人便滿了，日本學生之努力由此可見了。進去時他們都不互相擁擠，出來一個，才進去一個，就如此一個一個換着看，一點喧嘩聲都沒有，日本這圖書館是多可佩服呀！

中國圖書館，至多不過容數十人，而且還是滿不了，既沒有人看書，多是不能靜心看書，常常談天。如果人多時，便會擠起來，一點秩序也沒有。

再說到學生讀外國文。外國人學了外國文，不是隨便談話作娛樂的，是為研究學術的工具，而中國人學了外國

文，只是裝裝樣子，一點也不能實用，外國學生都穿制服，中國學生則不強迫總不肯穿。一點青年奮發有爲的氣象也沒有。

日本是個帝國，大家要知道日本並不革命，他們現在雖有皇帝，而也是實行憲政的，他們並非革皇帝的命，是革制度的命。如果日本皇帝病了，國民都各處禱告，叫他早早好了。由此可看出他們是與皇帝很好的，很擁護中央的。本來皇帝，委員，公僕，都可以叫他的，何必只務虛名，首領只要能作事，就要愛戴他，中國人則只想推倒現在政府，自己去作首領，這也是中國國民性最壞的一點，再說日本的婦女，是非常腐敗，他的教育只有四字，便是「賢妻良母」的教育，雖然是舊終究還是有用的人才，因為能够治家，試看中國女子，有新的思想沒有？只不過改了一個皮毛而已；你們現在也處在新女子的地位。試想想是不是真新的女子，新女子要求參政，試想給你們一個官你能做嗎？

日本的女子，可是很會管家，雖然他的地方小，而布置的非常整齊，他們吃飯很簡單，日本女子說實行什麼。

便能去做，而中國的女子只會說不能行。如中央委員鄭某秀，是中國惟一的政治家，報上登載他貪贓買法，真把本界的人格丟盡了。

中國的國民性只會呼口號，只講皮毛，並且在街上遊行呼喊時，手中的旗子，還是日本的紙作的呢？還講什麼打倒日本呢？抵制日貨呢？中國的小學生，現在也知道打倒日本了，也不過是談談而已，日本自甲午戰後，把遼東半島歸日本所有，後因俄國之調停，把遼東半島仍歸中國，自此日本每在教地理時，講到遼東半島，就把遼東半島畫在日本地圖內，他說是本來是他的，被中國佔了，說時聲淚俱下，所以他們那裏的小學生，從小便印下如此深的印象，心中日日說要奪回遼東半島，絕不是五分鐘的熱心，這樣雖說不好，太狹義的民族主義了，而在這樣的世界內，是不能不有民族主義的，現在不能講世界大同，所以不能不分國界，更不能去掉民族主義，現在的日本是吃了這塊土地，又要吃那一塊土地，所以我們更不能去了民族主義的觀念，現在東三省雖失去。而所有的有錢人，都是照樣的去用日貨，戲院中仍是滿座的，對於土地之失，是

毫不關心的，所以說有知識的人，可以說是冷血動物，還不如日本的小學生呢？

日本是中國的弱國，是很弱的國家，在從前也是幕府時代，後來日本人便越變越好，而中國則越變越糟了。中國如此的大國，時常買日本的東西，用日本大批的貨物，往中國運，中國猶如窮大家，日本猶如新發戶，一天的侵略中國，中國倒大方，全不在乎，如黑龍江與俄國搭界，俄國把界限碑給挪了。而中國人還不知道，既而知道了，却說了一聲，佔就佔了吧！這些都足以表現中國的國民性的糊塗，四面八方，都被各國吃去了，唉！怎麼能够算的個國家呢！

就小的方面說，中國人就根本沒有自治心，中國人身體最弱，而對於運動，却仍不注意，日本人雖矮，但是他們時常研究矮的原因，和發達身體的方法，矮的原因一

到順德後的感想

「開場白」——這是本學期的新政，紀念週上，請先生輪流演講，我認爲這是很對的，因爲先生處于領導地位，

是因爲他們都是席地而坐，二來是因爲他們的鞋不好，他們知道這種理由，便極力的去改良，尤其對於運動，特別注意，他們講究冷水浴，每在早晨（無論冬夏）去到河中洗滌的，好似上廟的一樣，他們是極力去戰勝自然的，他們現在身體的強健，恐怕中國的高人與他們較起力來，也不能勝他們，中國人越變越弱，就是因爲不運動之過，中國人太因循苟安了。

現在世界上除了德國國民性好，其次要算日本了。所以我們同學們，在運動時務必不要懶惰，因爲受苦便是齊來的幸福，日本人那樣有毅力，難怪他們如此的強。我今天說的話，非常的拉雜，可是對於諸君，不能說一點益處也沒有，至此就算完了，勸諸君務必要有毅力，因爲有毅力，什麼事終會成功的。

之國先生講
高瑞芳記錄
李玉枝

應當告訴出他們的經驗和思想，不過學識淺薄如我，沒有什麼可說，也不敢有所說，我來教英文，至少應當在英文

方面貢獻些插見，不過我的些個關於英文的愚案的話，已
然在各班課堂上分別說過，可謂敘說窮盡，所以現在只好
隨便談談。

我好久沒有離開北平了。這次來到順德，多少給了我
些新的感觸，那末，我現在就來談談到順德後的雜感。我
談這些話，本來沒有什麼價值的，好在這是第一次，正好
用我這平淡的話來作個引子，大篇文章在後面呢。

會談說過順德——常聽人說冀南人民思想新穎，所
以我在未到順德之前，想像着順德一定也是一個很新奇的
地方，因為人的思想與他的環境是有密切關係的，環境的
特殊才會使它人民的思想奇怪，不過既到順德之後，看了
着情形，竟是大謬不然。

着了破城以後——快到順德的時候，火車的速度小下
來，憑窗一望，給我的印像最深的，就是破爛的城牆。簡
直是一種慘象！何以城牆會破爛到這樣？來到後，經過了
打聽，方才知道是一年前討石戰爭的遺跡。現在，人民早
安居樂業的過起太平生活來了，城牆仍然破爛的立在那裏
，來代表當時一切的損失，供人憑弔！它是恐怕我們忘掉

戰爭的可怕嗎？它是有草率表現咱們貴國人的精神嗎？

：討石戰爭不過是局部的小紛擾，其他更大一些的呢？更
重要一些的呢？我們所沒有看見的呢？讓我們先不必痛惜
這城牆吧！不過他能使我想起到整個中國的事情。政府的
要人在跳舞，在享樂，口說喊得清脆好聽，吳民在餓死，
在被鎗殺。據曾旅行陝西的人說，那裏榨取的方法，頗多
而奇妙，以「加板子」為最，如某家到納稅時，而未交來他
們所應納的捐稅，那末，就將他們捉縛官裏去，打板子，
並且每過一天不交來，加多少板子！人民這樣的痛苦，剝
削階級仍然是在努力工作，有鉅的老爺們，仍然是摩拳擦
掌，準備彼此抗爭，可是壽陽失陷了，不抵抗，錦州丟了
，不抵抗，榆關被佔了，還是不抵抗，以致現在，熱河餉
將窮淪亡，噢！這是什麼精神，對自家是不恥竊讓的，對
外人則抱着基督的寬大精神。現在我們是在真抵抗嗎？我
看不是的！當此之時，明知前途是危急萬分，而在外交上
還是不敢取斷然的處置，在軍中上則取那「不抵抗式的抵
抗」以斷送國土，出賣民族！事已然到了這樣，可以說這
是都以自己的利害為前題，而當民族國家於不問！破爛的

順德城牆就在象徵着整個中國的國情！

在大街上——來到順德的第二天，打算瞻仰順德的風光，跑到街上去看，道路上揚着灰土，發出黑味的東西堆集着，毫不客氣的堵在交通的要衝，污水隨便的倒在街上，沒有人去管；警察的萎靡，像是缺少食料；還有清風樓上的破鐵鐘，那是順德的標準時間，哼！順德的「職故」，很可以由那口破鐘的報告時間裏聽出來——爬啦！爬啦！

轉到最繁華的中山大街，往南到了南關，道路的窄狹，房子建築的不整齊，真不能令人起什麼美感！可是呀，南旁舖店裏充滿了洋貨，化妝品，香烟之類，無不應有盡有，抵制外貨的調子，不是還在耳邊響着嗎？這個不大的城市，在衛生上，交通上，等等的公益事業上，我武斷的說，都是被忽略了，可是奢侈品，由店舖裏看起來，成了必需品，抵制仇貨，取締奸商，那是我們應盡的責任。但是，現在血魂除奸團諸位，反因愛國而陷身牢獄！仇貨奉

源不絕，影響所及，使愛國青年反蒙不白之冤！試問統治階級在那裏弄的是什麼樣的鬼！

由城市的繁華想到農村經濟的破產——聽說順德，一年的繁華起來。這是好的現象嗎？我看這是表現農村經濟的破產。人口向城市集中，這種恐慌的現象逼了中國。人民受剝削階級的苛捐雜稅。兵災匪患，他們的出品不能抵他們的所費。換句話說，就是他們的所產已不能養他們自己了。同時外貨源源而來，在我國內暢銷無阻，如日本的絲，美國的麵粉，那就是很好的例子！呵！再過幾年，我們或可看到很熱鬧的大戲呢！

結尾——最後我要告訴諸位，在順德這短短的幾天，所見到的一些好現象：就是鄉民的樸實，誠懇。假如領導得當的話，一定是社會上的好份子。學生們的質樸用功，也足以使我欽佩。至於思想如何，因到的不久，還沒有領教；希望能給我些好的印象！

詩

招 魂

宛 人

這正是你青春燦爛的華年，
你離開了你秀麗的家園，
你去到那渺茫的夢鄉，
到那兒去過渡着寂寥的時光。

在那兒縱沒有可怕的飢寒，
有誰人肯和你幽遊長埋？
在那兒縱雖有和諧的仙子，
陌生的人兒，怎能够無拘的往來！

醒醒吧，你不羈的芳魂，
這人世還有着你和樂的故宅；
你曾否想到了你暮年的雙親？
在人世都有着榮耀的介聞：

他們希望你像雨後的荷花，

永恆地開放着綺麗的花蕊；
他們希望你像前代的聖女，
暮日的暮年，還能够在膝下盤桓。

他們爲了你，曾咒罵過陰險的世醫，
也會經抱怨過無知的上天；
他們哀痛你不幸的天逝，
殘年的苦淚，滾落自枯槁的雙眼。

他們凝注着你無知的軀骸，
詛咒着自己命運的顛連，
願現實是一場可怕的噩夢，
恨農難不肯把他們呼喊！

你慈祥的母親，緊抱着你無知的屍身，
哭喊着你芳潔的亡魂；

你和善的父親，緊握着你冰冷的雙手，
點點的熱淚，滾落在你秀麗的衣襟。

這慘淡而驚心的悲劇，

是否能感動你孤潔的芳魂？

醒醒吧，你天逝的亡靈，

這人間還有着你慈祥的雙親！

你是否還記得你天真的弟妹，

陪伴你渡過了幽寂的良晨；

他們曾驚醒過你童年的晚夢，

圍繞着你錦繡的紗帳旋舞。

爲了傾聽你歡愉的歌聲，

他們曾擾亂過你誠意的工讀；

你如今悄悄地掩臥在清寂的靈床，

他們驚訝你奇特的裝束！

天真的心靈，刻上了悲哀的傷痕，

幼稚的童心，看不慣你慘白的面容，

精靈的熱淚，滾動在明燭的雙眼，

他們再不能驚醒你亘古的幽夢！

爲了這，快樂的天使不復旋舞，

天真的歌喉，將永遠啞閉無聲；

醒醒吧，這人間還有着你多情的弟妹，

盼望你結伴着去過渡這寂寞的鬢齡。

你是否還能憶舊遊的芳園？

在那兒長流着碧綠的清泉，

泉水下，倒映着你矍鑠的情影，

爛漫的魚兒曾歌舞在清寂的水中。

爲了你慢步在幽寂的綠林，

和爽的清風曾吹動你飄蕩的衣裙，

柔嫩的垂柳曾吻過你鮮艷的玫瑰，

多情的飛燕，漫舞在你鬚髻的雙鬢。

曠場中，你慢踱着輕盈的步伐，

碧綠的芳草在足下發出來纏綿的歌聲，

讓甘露塗滿了 you 纖纖的素足，

願你能長久地在那兒踟躕。

你如今悠然地閉目長逝，

明春幽徑的芳草裏，

有誰人再傾酒晶瑩的鸞珠，

嚶嚶林梢的雙燕有誰人重理她柔媚的歌舞！

澄澈的泉水，永奏着沉痛的哀曲，

傷心的魚兒不再在清寂的河邊旋舞，

醒來吧，你不羈的芳魂，去到那舊遊的園籬，

去安慰那無知的可憐的生物。

爲了你不幸的天逝，

慘淡的凍雲，遮閉了蔚藍的天青，

明燭的星月，痛哭于無邊的黑幕，

雲裏的紅日，放散出灰白的幽明。

紛飛的雪花，裝成了銀色的宇宙，

是上帝哀悼你才造下這偉大的工程，

這曠古的葬儀，紀念着你永沒的芳靈，

醒來吧，這人世將爲你變作了酷寒的墓坑！

你猶在青青的華年，

無限的世界都在你遼闊的面前：

幸福的神祇迎候在愉快的樂園，

多情的王子，將拜跪在們飄蕩的裙邊。

還有那芳菲的美酒，供你飲晏，

你將在忘形中渡過了 you 燦爛的華年；

醒來吧，你清高的芳魂，

無限的世界都在你遼闊的面前。

在你的記憶中從沒有我這個陌生的人影，

你不知我從何處來到這異域的古城；

我悲嘆我自己不幸的運命，

潦倒的結局，將葬身于叢草的荒塚！

孤苦的靈魂，沉淪在幽寂的地獄，

永久地將在那可怕的輪迴轉動；

我並非沒有得慈祥的父母，

奈他們都已經走到了白髮蒼蒼的暮境！

在這樣炮火絳繞的末世，

遙阻着關山重重的雲天，

縱爲我念下了超脫的符咒，

也不能重回到我遙阻的故園。

趁着這生命的火焰尚在閃動，

讓我來痛哭於你寂滅的靈眸：

我願你翩翩的生來，

這不能交回的符命，由我代轉。

醒來吧，你青春的芳靈，

願你能洞察我真摯的心胸，

你是否聽到了我血淚的哭聲？

願牠能飛蕩在你聰慧的耳中。

你是否看到了我淋漓的淚雨？

願牠能驚醒你留連忘返的幽夢；

醒來吧，你不羈的芳魂，

爲了我聲嘶力竭的摺騰！

一九二九，一二，一六夜。

附記：此乃三年前所作詩稿，久置篋中，曾未一觀，人事

匆雜，幾于遺忘；生涯荒唐，紙墨久疏。昨承怡兄索稿

，默念無以應命，頗覺慚惶！適翻閱學生文卷，見有笑

高君被榮之作，驀然憶及舊稿，遂披出之，刪抄如前，

以塞文債云爾。

文藝

福氣

高瑞芳

張大嬌子今年還不到五十歲，一身的肉疙瘩，的確她的行動很受了妨礙，尤其是到了冬天，穿上那件加厚的棉褲，和裏面還要襯着至少是一件棉襖甚至於會加上落繡絨的褂子的羊毛皮襖；那簡直可以說不能走一步了，所以她的

每天只是坐在熱呼呼的炕頭上，看她那喜笑的丈夫逗着孩子們，替她開心。或者是平兒媳婦，替她做些改樣的烹調，爲她開口，因爲平兒每次從集上買了來那些點心啦，糖啦，花生啦，掛麵啦，肉啦，……等等的東西，她總是只吃一點兒，便說「你們吃去吧，我嫌犯太膩了。」這樣一來，着實的便宜了那些孩子們，我常常到她的巧姐小珠的棉褲袋裏，老是裝的鼓鼓的，新新的衣服，都少不了一片片的油印子。

李奶奶是她——張大嬌子——的最好的牌友；只要巧兒——有時還拉着那不滿四歲的小珠——在她的過道裏一喊，她便

急忙的高聲的答應着，又急忙的往那個補着白布，黑布；的小籃裏，拾上幾個她紡的——也有是她的女兒花姐紡的，像小白長蘆帚似的繡子，拿着拐子，闖上房門，一面走一面拐的就去了，從來沒有違過命令的。

說起了李奶奶也真是可憐，丈夫死去了，兒子——小旺——還不到十五歲，女兒花姐才只十二歲，雖然也有大兒子，但是那年往魯家窩裏做小工，不幸窩塌了，他便悶死在裏面了！當時把個李奶奶哭的死去活來，可是無論如何，還有小旺和花姐是需人照顧的嘛。所以她只得伸伸脖子，嚥下這個上帝特賜的悲哀！讓牠只在這粗肉的心裏，刀尖般的挑動着。剩下的幾畝薄田，便成了李奶奶的永久的淚泉；在她想——租給人家種吧，一年裏也分不了幾斗糧食；自己種吧，一來是旺兒尚小，不能全操起來。二來是那幾畝地，怎能養住一隻牲口？可是結果，她決定了還是自

己來種，給那些財主家打支應，借借人家的牲口。

這幾年來，李奶奶着實的沾了張家不少的光。雖然旺兒在張家像個二傭活似的！李奶奶還十分的不樂意，但是再沒有別的什麼可以去報恩，只有這窮工夫和她的兩條健康的腿。

我們可以證明李奶奶不是願換牌，更不是好換牌；因為她時常拿着拐子，急惶惶的到別的街坊家去替張大孀子請牌友；等到請够了，並好像暫時完了她的責任似的，才心平氣和地走向自己的家裏去。

這一天李奶奶的大妹子來了，她——李奶奶的妹子——是一位五十多歲的婦人，很強健，雖然她步行了這十多里的道路，並且還背着一大捆乾菜和一個籃子，但是看着她的樣子，也不見得累爲怎樣，只不過在她多繃的兩頰上，微微的浮現着兩朵像處女時的彩紅。

李奶奶和旺兒兄妹，趕忙的接了東西，領着客人到炕上坐下，李奶奶一面和妹妹談着話，一面叫旺兒把籃子裏的糲子倒出來，上磨坊裏借斤白麵去。喜的花兒把趕麵杖都弄的直呼呼的亂響，是的，爲了這一頓飯，幾乎鬧成

了個滿街風雨：——怎麼四個人喝了一大鍋的飯呀，怎麼旺兒買麵去，跑的摔了個咕嚕子呀，怎麼……實在的，這頓白麵，而且還有油，啊！在她們！貧者——真像是又過了個小年似的。

客人走了，李奶奶便把留下的三個雞蛋，六個麻婆，收拾起來，塞在那寬大的袖子里，拿着一捆拐子，又溜到張大孀子面前獻寶去了。

「你拿去吃吧，我不吃，他們也常吃，你也是那麼大的年紀啦，往後哇，就是吃點得點，唉！像我，「一名不實」的吃什麼有什麼，可是呀，我能吃多大點呢！就俚點心吧，太油膩了，而且到了肚子裏也不好受！白麵也是泥糊糊的。唉！甚麼也不願吃——該死啦！」張大孀子有點不好意思的說：

「喂！她嫂子，可別那樣說啦，人誰會住沒有個病？不幾天就好啦，那幾天，旺兒不願吃飯，那麼好的窩窩——二升高糧才半升糖，那和沒有糖是一樣，誰可司的，他不願吃！你說咱不理吧，孩子整天的做活呢！理吧，唉！……後來我到他家裏，要了一細子乾菜，一把辣椒，回

來弄了點菜，哼！你猜怎麼樣？一籃子窩窩吃的只剩了三個！我說：「再也不要弄來了！可吃不起！」我還吃了三個呢！像你呀，才是有福呢！你看願吃甚麼，就是甚麼；叫誰伺候，不用喊就來了，洋錢追着手花，孩子他爺又不管。多麼好呀！大前天，人家都圍着洋布車子買布做新衣服哩，俺花姐死纏着要我也給她買去，叫我罵了一頓，也沒有買成，我沒有說呀：「你甯比誰？你仗什麼去和人家比！」就咱這樣的家境，有我活着，好歹凍不死，餓不死就算不錯，別再妄想啦！」真的，像咱巧兒和小孩兒，別說穿洋布，就是穿綾羅綢緞，是穿不起呀，是不配呀，人和人那有一樣的！誰不知道呀：「人比人，比死人！」你看我這麼大年紀啦，吃糠嚥菜的，還不敢說那沒有勁的話呢，何況你那小小的人哪！」

一席話說的張大嬸子，沒有回答，只微微的笑了笑，

老太婆口中的惡媳婦

慘淡的月光，一霎間被黑雲遮沒了，我靜立在牆腳下對着天空出神，忽然遙遙的傳來一種破啞的哭聲，來驚破

但是心裏却想着：「她是如何的健康呀！我呢？唉！不能隔五天不吃藥！唉！萬一我……唉！孩子們……怎麼能呢……啊！巧兒小孩，才睡抱的小孩！嘔嘔！穿着白色的孝服，她哭不？唉！靠着她父親嗎？唉！……跟着哥哥，嫂子的……」她想到這裏，心頭一顫，鼻子一酸，深鵝的眼角裏，流出了沸湯一般的晶淚！

光陰是一刻不停的跑過了，新年的前兩天，張家門上懸着一掛一掛的白紙條，站着許多的人，看見張家的孩子們，尤其是巧和玦，也帶着搭在地的太白長披頭孝，便都很悽然的說：「沒有福啦！唉！還正用大人哩！」多麼好過的日子啦！沒福了！「李奶奶拭着眼淚，也站在一邊，喉嚨像有什麼堵着似的不說一句話，一面彎下腰去，替小孩那綁撒開的鞋帶！

師範五年級劉奉金

了這一個神秘的夜，接着就是一陣痛罵：「隔着一層皮看透了你的黑心，不氣死我你不甘心，」門開處走進來一

位五十歲上下的老太婆：「他大娘：你吵吓哩？深更半夜裏還不睡覺。」他孀子你不知道，這個滾婦可惡極啦，這不是，我半天沒在室，她竟敢大胆跑進這屋裡來胡翻，毯子底下的二百錢沒有啦，還能說不是她偷的，我回來問她，她不但認賬，反來和我吵嘴，他孀子：你說氣殺我不？」咳！別生氣啦，年輕人不懂事，饒過她這一回吧！」

「饒過她往後我不在家的時候，她還許她公公的衣裳偷出去送給她相好的人哩，咳！真氣死人，現在的媳婦簡直要作土匪了，又懶又不知事，像我才娶了的時候，可不像她們這樣，多會都是有看公婆的臉說話，婆婆的臉色一時不好看了，就立刻嚇的和老鼠見了貓一樣，每天黑夜裏紡花，不到雞叫不敢睡，現在富媳婦的，真會好過，日頭還沒落哩，就睡下了，直到日頭升了大高了，不叫還不起來。俺這死孩子呢，就沒有見過老婆，整天親的和親娘一樣，總不肯打她一頓。」別生氣啦，俺媳婦還不如她哩，那麼大的窩窩頭一頓吃四五個還看着不大飽。作事的時候呢，還不勝俺小四哩，拙的呀嚇死人，一條褲子，叫我半天就作起數，她作了兩天了，褲腰還沒有上哩，簡直還不如個

牛哩，這不是，她大娘：我身上穿的這個布衫子，才洗了一水啦，縫子都快崩縫啦，咳！簡直是一個活養老。」他閨女可不像她嫂子那樣，又能又孝順，十四歲上就吓都會作啦，大裁小剪，扎花描雲，件件都會，並且還非常聽說，無論你怎樣，她總是不言聲的，從她婆家給我拿東西，這不是，我身上這條褲子，還是她給我的哩，噫！她嫂子就不是人極啦，前幾天她哥哥脚上穿的那雙鞋，還是我給俺孩子作的呢，不知吓時候，就偷出去啦，不定多會，我還得盤問整問她哩，「住口吧，別着急啦，快睡吧，我也要回去啦。」她說完了這話，就一搖一擺的開門出去了！

滿天星斗，煞着愁慘的眉眼，呆呆的望着人世，這時候人們都已入了甜蜜的夢鄉了，只有幾隻無家可歸的野犬在拖着尾巴，滿街亂跑，陣陣的夜風，帶着她那不可抑止的怒聲，清清楚楚的送到我的耳中，這時仍斷續聽到：「連着三年養了三個閨女，還親的和活寶貝一樣，整天抱着，活也不作，花也不紡，跑到東家，串到西家，也不怕人笑話，臉皮和城牆一樣厚啦，照照鏡子，看看你哪臉，還要臉不要了，咳！我真是命苦，不知幾輩子造了罪，來到

今世也躲不清，修了這麼一個活奶奶來瀟磨我……」

冷水澆心

師範五年級 薛世昌

玫瑰色的晨暈，從樹叢裏鑽出來，那黃金燦爛的光彩

，映着碧綠的平蕪，真令人心醉；蔚藍的天空，潔淨得如洗一般，只近太陽的左右；微微泛些淡紅的色彩，幾株楊柳也由嫩黃而變深綠了；嫣紅的花英，含苞綻放着，蒼茫的大地，披着氾氾的錦氈，明媚鮮艷得可愛，花蔭下的飛禽，受了春神賜與的幸福，鼓翅飛揚，嚶嚶的鶯兒，唱着天然歌曲；在濃密綠蔥的樹林中，佈滿了新清的空氣；綠毯似的芳草，繁星似的黃花，點點的晨露，受了太陽光的照耀，閃閃發光，自然的風景，點綴着淒涼的宇宙，格外的美嫩了。

在S君的屋舍前面，栽滿了奇花異草，在此春日暖融融時，芬芳的香氣，彌漫了深院中，她時常趁着晨曦斜射時，就帶了她唯一的蕭兒，步向廣漠的操場上，奏他幽揚的歌曲，同時欣賞着自然的音樂；她的秉性，愛好音樂，所以整天拿着樂器，愛不忍釋，至於她的日常生活，異常有

趣，每天就是奏曲，顯露着她活潑的精神。

流光！流光！無情的流光！拚命的向前奔馳，和暖的春天，將要與人間揮別，接着就是炎熱的夏天，S君的生活，也隨着天氣而轉移，當她在快樂歌唱時，那知有破天荒的惡耗傳來呢！驚人的信息，不久就要呈現在天真爛漫的她的面前，恐怕她的終生幸福，就要從此斷送了吧！

數千里外的消息，幾分鐘就傳到T處的S君所住的臥室了，由電報中，驚悉高堂老母，因暴病而長逝，這一種消息，傳入S君耳鼓後，只駭得她目瞪口呆，哭得死去活來，在此淒涼的空氣中，惟有繼續的哭泣聲，她玲瓏的小指，戰慄着幾乎不能攙管，只是攪擾了她父親一函；她心中的苦惱煩悶，日漸堆積起來，她的身軀，一天一天的消瘦，杏子似的眼睛，櫻桃口兩旁的笑渦，配上兩片朱唇，現已憔悴了，給她這一次的刺激，將她神聖的潔腦，沾污了許多傷痕，她的悲歡變幻，也就一幕一幕的開演了。

自此以後，她唯一的伴兒蕭兒，很久也不來了，但她煩悶的心兒，總難排遣，世間的一切一切，皆變爲她的仇敵，母親偉大的愛，是任何東西也不能代替的。她腦筋中只有母親死三個字存在。

她的歸程，也不能在最近時所能作得到的，只能延長下去。光陰一天一天的滯去，人世的轉遷，真不能預料，後來又接她父親一函，得悉已娶了一個繼母，主持家中的

走直路易碰壁

以斯帖說：「啊！我的心經了不少的鍛鍊，不少的摧殘，雖然這都是已逝的痛苦，但是！細一思索時，便一幕一幕的表演在我目前。」

亨利說：「朋友！你怎麼說出這樣傷心的話來，使我聽見好似冷水澆心一般的難受，啊！好朋友！你究竟爲的甚麼？可以說給我聽聽嗎？」於是她就悽愴的說：「當我初踏到社會生活的時候，我好像籠中鳥披上了許多的桎梏，終日含着淚花作着勉強的笑容向人周旋，朋友！你說這這無意志的生活，有多末痛苦，社會上層層的黑幕，真使我感覺到異樣的悲哀；尤其是初踏到社會的我，灰心失意

一切；她的經濟，因聯帶關係，就發生問題，自此以後，家中幾乎一封信都沒有了，至於寄錢的事情，更談不到，但T處的生活程度，日漸提高，S君就服務於某小學，大約每月可得十七八元薪金，日子勉強就這樣圓渡着。她的潔白的心坎內，却到着不可挽救得像深淵一般悽慘的血花；尤易引起她對於人生起一種淒涼的恨恨！

師範五年級 苗美容

的哼出了悲觀的調兒來……」

亨利說：「世態炎涼，人心冷暖；這是世界上的公例，再者社會的崎嶇如山谷中激洩的流水，如居庸關旁盤旋鐵路，唉！誰知你是個經了秋霜的黃草！誰又可憐你是滿腹的愁怨！社會是難應付啊！」

亨利又叨叨不斷的說：「社會哪！是含有新陳代謝的特性的，是進化的。我們這過渡時代的人，怎能應付現在的社會，以斯帖！好朋友啊！如果我們要是走直路的話，一定會碰在壁上，這話你一定相信吧！」

以斯帖說：「你的話我完全是相信的，並且我感激你

的淚花都在飛進了。」

亨利說：「朋友啊！我們要應付這新陳代謝的社會，必須拿着百折不屈的精神站在二十世紀新潮流的面前，努

解放

趙英華

我冒了嚴寒，回到相隔數百餘里，別了半年的故鄉去。時候既然是深冬，斷近故鄉時，天氣又陰晦了！冷風直吹進車中，還夾着大雪蕭蕭的響。我伸出頭來向外一看，蒼白的天間，遠近橫着幾個蒼茫的荒村，沒有一些活氣，我的心不由的悲涼起來了！

正當我的淚流出眼窩的時候，車已進了C村的口，在道旁的一眼井傍停住了。恰對着我的眼前有一間破塌的小屋子，門口的上邊滿是燒柴後留下的煙影，灰白色的門扇上都是染着這種自然的黑色；這大概是當門子開着的時候，屋裏做飯的煙隨着爬上去的。靠着屋子的右旁，堆着一堆勝平的黃土，在土的上邊放着一塊青白色的石頭，石頭一旁站着個抱小孩的老婦，看他的神情，若不是皺石頭

力奮鬥！這樣你生活的美滿，平穩，就逐漸增加了！並且至少要減去你碰壁的危險哪！」

風 風 風 風

冰涼，恐怕她早坐下去了！隱約的看見屋子裏有個穿大褲襖子的少婦坐在地下紡紗，吱吱的紡車聲很響亮，我猜想着那老婦抱着的孩子一定是她的。我正想要下車問她一聲，車夫已經飲了他的牲口，掌起鞭要開步走了。

走了半里路的光景吧！車夫就開始告訴我那小屋子的家事了：

「那少婦是T村的姑娘，家裏本屬中戶，她的爹娘早死去了！她的叔父很壞，把她父母的遺產給他買淨了，最後連她也賣到剛才經過的C村。那時她丈夫傾了全份的家產把她買下了。過了一年，家裏再也支持不下去。於是她的丈夫就偷偷的逃走了！在去年她又生了一個小孩子，她靠着紡紗度日，她的婆家有時去給人家跳神，有時去田裏拾柴，弄幾飽飯吃；但是每天至多不過吃一頓半飯」（意

思泉說媳婦只吃一頓，婆婆比她多吃半頓。」無論什麼時候，我從那裏經過，都沒看見過她們吃飯，這大冷的天氣，田裏早已收拾淨了，冬天又沒有人家跳神；今年的棉花收成又壞，紡一塊錢的棉花，還賺不了一毛錢哪！所以聽說她娘倆常到別村要飯吃。」

他慢慢的這樣說了！但是我無話可答，他又接着說：「其實這種事情多的很，不僅她一家，尤其是今年要飯吃的更多，男人們蹲在路上行劫。」說道這裏忽然住下了。

我總也找不出一句答他的話，終於沈默了！但是這時我的心却不住拍拍的跳，恍然如有所失似的，又進於胡思的境界裏。

猛憶起已往的事來了！當民國十七年，北伐成功的時候，城裏曾經開了好幾次婦女協會，鄉下的婦女也參加了農位，大家到街上遊行，我記得那時我也曾持着小旗，大

無題

一個吃早飯的時候，老劉夫婦和他的孩子們，都圍在

聲的喊着：「婦女解放萬歲！」至於爲什麼婦女要求解放？爲什麼要在街上呼喊著……等等的問題，却從沒有想到過，只不過跟着師長的支配，又加上不上課的快活！我的勇氣早已不在少數了，如今聽了這位少婦的歷史，使我馬上疑成到：「她得到解放了嗎？她也許不受丈夫的痛打，和公婆的侮辱了！但是她的根本問題，並不是需要解放，她需要的是工作和吃飯，我的思索又轉到一位最接近我的穿高底鞋的老師身上了，她要生小孩了！她得着解放了吧！但是我又有無限的疑惑！忽然解放的問題又轉到了我自己的身上來了，便不由的就開始戰慄起來！解放！解放！我還解放不了自己呢？那末，是用別人來幫自己解放呢？還是自己自覺起來解放自己呢？又使我的腦海裏打起霧來，這時的車，跑得更快了！向外一看，却看見了牆頭一般高的垣城，這時又想起這城裏却少了一位我「未得解放而逝去」的母親，藏在我眼窩裏的淚直流出來了！

趙鴻璋

一起吃飯，桌子當中放着一碟子鹹菜，小燈兒裏把菜放在

她的跟前，小生兒也要把菜放在他的近旁，大的也不讓，小的又不饒，總是你拉我奪去的來回爭，不是小的受欺服了喫，就是大的受了委屈叫……吃頓飯總沒有安省的時候；夫婦倆總是大聲的威嚇着。大家正在演着哭笑的把戲呢，忽然一陣喊聲傳到他們的面前，於是打斷了他們的吵鬧。大家都默然呆住了，接着又見聲聲「老劉……老劉……老劉沒有在家嗎？……」慌得老劉放下碗就向外跑

「誰……誰……我……我在家呢……」隨着就出去了，一看是幾個嚴厲的警察站在了門前，嚇得老劉聲色變了。他想一定是出了意外的事，不然，警察是不會登門的，後來一問，原來是王老爺派來要錢呢！「你們先請回罷！明天我就想法送去好了！」不客氣的警察們就說：「什麼？明天？來時老爺就說了：今天一定拿回錢去，不然把穿……這是我們的公事，一點也不寬待你，快……快……去拿錢就是了！」老劉低聲下氣的向他們請求：「老爺們……我……我實在是沒有法子，天早得這樣……滿地不收一粒……年運是如此不幸，請老爺們回去多給我說些好話……」「滾一邊去！再不要推託託託的，難道你欠人家的

債就不想還了嗎？……」

一會兒引起了他們的怒恨，反臉不認人，開口就罵：「走！跟我們走！你這不要臉的東西……放着好不要……走！……」說着：手裏拿着那鐵打的項鍊，就放在老劉的脖子上，拉着走了。

素日大家稱為誠實的老劉，忠厚而可憐的老劉，現在因為沒有錢還債，一切的忠厚美德，完全變成虛偽欺詐的騙子手了；什麼街坊隣居沒有不紛紛議論他的不對的，甚至於有人說他活該。

啊！從此以後黑暗的牢獄，就成了他的住所，殘酷的生活開始了。什麼罪犯的手鐐，腳套，脖子的項鍊，都一束縛在他的身上了。他時常這樣想着恨着：「咳！到這時候我纔認識生活的鞭子真是鐵的鞭呵！牠抽得我是那樣的痛苦，是那樣的難過；哼！什麼是公理？什麼是人道？有了錢就可以換來公理，有錢的貴族們纔講得起人道。人道！什麼是人道？不總是有錢的闊大爺們，拿來欺騙我們這些沒錢的窮漢子們的工具罷了。法律！什麼是法律？法律也不過是僅僅適用於資產階級壓迫窮人罷了，貧家子弟

是不適用的。咳！現在我是體驗到貧窮的人，在有錢人的圈裏是永遠找不出公理來的呵！永遠永遠找不出地位來的呵！可是錢啊！錢啊！你有時也會被人瞧不起吧！一切罪惡和人造，沒有一樣不是你所造成的嘍！」

「咳！真也奇怪，我無論怎樣辛苦誠樸，但是一年終了，還是積不下一個銅錢；更遑下今年的荒年頭兒，我那裏會有錢呢？可是王大爺呵！天不作主，你現在送到這裏把我囚起來，那又有什麼辦法呢？咳！天哪！不怨俗語說：「窮漢子遇到閻月年，」咳！我明白了！我早就明白了！」

皮球

王兒家裏很窮，當他四五歲的時候，他的爸爸就去世了，只剩他母子二人。假如他們有一天不出門，肚子就待空着。他母子二人每天提着一個沒有邊的破籃子。到戶外去拾柴火，或到富家門下抱着餓肚子，叫無歡聲的大奶奶，大孀子的，才得一個又涼又硬的糖餅子，回家後用火燒一燒吃。有時餓的連燒也不顧得燒，就狼吞虎嚥的吃下去了。咳！這就是所謂：「飢吃糟糠甜似蜜，飽吃沙糖也不

不過人要沒有錢任憑你怎樣痛苦難過，在社會上是永遠得不到同情的，咳！何況我是欠人錢的呢？咳！我現在只有悔恨我自己，當初在未借錢以前，爲什麼我就不想一想呢？」現在他嗚咽的哀音，只有順風消逝，眼淚只有撒在黑暗的地獄裏。咳！這時候他想起吃飯時的快樂有趣，大小女兒們的哭笑聲，一一仍舊映在他的目前；同時他又想到他的妻還不知怎樣的惦念他呢？無處尋錢把他贖回，更是不知怎樣的發急呢！他的心整個的碎了，再不敢深想下去了。

師範四年級 張潔珍

甜」的好例子呵！

有一天到人家門前去要飯吃，不但沒有給，人家反而罵他是懶老婆。這個女人是個有廉恥心的人，便想到：「像這樣的活在世界上，不是很羞恥的嗎？丈夫死了，自己就不能維持生活了；這更給婦女們增一種莫大的恥辱。我一定要找些工作，維持自己的生活，永不幹到人家的門口要一口討兩嘴的勾當了。後來就給人家做些針線活，賺一

點錢，買幾合小米；王兒再出去拾些柴火來，就可以做飯吃了。遇到沒有活計的時候，他們是一天一天的扣着鍋忍過去，王兒拾柴回來，只有柴沒有米，只是對着烏黑的鍋底呆呆的望着，或是點着火燒一點開水喝，也就過半天。

過了兩年，王兒還是拾柴火。有一天他看見三三五五的小學生背着書包上學去了。晚上又三三五五的背着書包回家來。非常有趣，於是回家要求他媽媽送他入學校。

「孩子！我早就想到你入學的事了。可是你入學之後，媽媽和你就要挨餓了！不能像你爸……你爸爸在的時候一樣。雖然他賺錢不多，但是……也有穿的，也有穿的。現在若有你……爸……爸在，怎麼樣也叫你念幾天書。就是現在我們的生活這樣困難，我也想法子使你少念幾天書。我去學校裏請求那位慈善的先生給你本舊書，好到學校裏去。但是放學後還要拾柴火，不然咱就不能吃飯了。」王兒的媽媽就這樣很難受的答應了王兒那誠懇的要求。

那時王兒聽見他沒有爸爸的難處，便落下淚來，過了一天果然把他送入了學校，他快樂極了，非常用功，而且又勤學。太陽還沒有出來時，他就上學去了。先生很愛他

。放學後又拾一大捆柴火帶回家，媽媽十分地喜歡他，常對他說：「你好好的讀書，雖然你沒有爸爸，我無論多麼受苦也要叫你上到高等畢業。」王兒聽見了他媽媽所賜的美麗的希望，便低頭微笑了。

有一天王兒看見他的同學拿着一個皮球。

「誰給你哩！怎麼我沒有？」王兒很羨慕的問。

「我爸爸給我買的，叫你爸爸也給你買一個。」王兒的

同學很驕傲的回答。

「我沒有爸爸，誰給我買！哦！我有媽媽，我叫我媽媽給我買一個。」王兒似乎有了辦法了。

他回到家裏說：「媽媽！我的同學有皮球，是他爸爸給他買的。我沒有爸爸，媽媽給我買一個小皮球吧！」

「好孩子！好好的念書吧！不要那樣的貪玩！自你爸爸去世後，咱家裏沒有存……存過分文，你買書的錢還沒有哩，那裏有錢去買玩物！咱怎麼也比不上富家的孩子們

！好孩子！聽媽的話，用心念書吧！」媽媽很難受的說。

「媽媽不要悲傷！我不要皮球了，沒有皮球不能吃飯，沒有皮球也能念書，沒有皮球更能多拾些柴火。」王兒有

些後悔的說。

天黑了，他喝了一頓稀米飯就睡下了。他的媽媽還在燈下做針線。一會兒兒兒夢中叫道：「媽媽怎麼還不睡，我不要皮球了。」

她生命史上最慘痛的一頁

三年級 董文治

她是生在一個中下社會的家庭裏，並且是個小家庭。雖然貧窮，倒十分快樂，當她七歲的時候，在她那偏僻的鄉村裏新立了一個女子小學，她因受父母之使命，便入學讀書。那時她那知讀書，祇知同了幾個小伙伴玩耍，下學來還昂昂自得，好似有功，在父母面前發嬌，父母也好像說她辛苦，更給她獎勵，這時期是她生命史上最快樂的一瞥，誰知樂極生悲，天公嫉妬，因此用她那鐵爪將她的娛樂書行擄去，更用鐵練束的她緊緊的，她的慘史開始在表演了。

當她十一歲的時候，她慈祥的母親忍心而長逝了，於是她同了她病體柔弱的姐姐醉生夢死的度日，不久家中更換了，又添了一個水沒見過的一個女生客，並且那人握着

「好孩子！你睡吧！明天好早些去上學，我做起這件大衣就睡了，明天人家還來拿呢！」媽媽一面做一面說。大衣做好了，天也快亮了，這一夜又當作白日過去了。唉！她時常是拿夜間當白天過去的。

全家大權，不消說她們姐妹也在她權力之下。她明白這是那所說的繼母了。她繼母對待她們十分惡劣，也不知她為什麼終日的緊眉怒目。因此她姐姐感到無限痛苦，病兒因此日沉，當她十三歲的時候勉強的升了學，當她上學的時候，她的姐姐還能慢慢的為她整理東西，囑咐叮嚀，又怕她冷怕她飢，甚恐怕她不知道保養她自己。當她上學的時候，她姐姐也沒送她，因哭的不能出門。這是不幸的預兆。因此使她時常遙想她，恐怕姐姐又添上寂寞的痛苦，哭時誰安慰她，她越想愈不安，好容易到年假，便急遽回去，這時也不見姐姐迎來，她便跑到姐姐屋裏。她的父親也在那裏，她跑了上去，喊了一聲「姐姐！我來了！」她的淚早已滾下來，她的姐姐祇微聲的說：「妹妹……」再也

聽不見聲息。她和父親守了她一夜，只聽着她喊：「媽媽！妹妹！爹！妹妹來了沒有！」再也沒有別的話，天還未亮。她的聲音已停，再也聽不見了，只有號啕的哭聲。她道再也不能看見姐姐了，她的心碎了，唉！真是所謂：「桐棺三寸長隔身世。」她的心又浸於痛苦憂恨的海中了，她每次想起，總是悲痛啼泣，髮絲巫峽的哀猿深夜在狂嘯

自殺

這是已經過去的事了，在我七歲剛入學校時，有一次，我和M君一同向學校裏走——她比我大五歲，那時她是十二歲正在高一。因為她名叫C，故我常常以C姊呼之——走到半路一個小巷裏，我聽見一種響聲，於是我就想站住等着去看，但是又恐怕誤了上課，一會那聲音隨在我們的後面了，這時我很想瞧瞧，於是我就說：「C姊！你聽！這不是娶媳婦嗎？我們站在這裏看看好嗎？我很願意瞧瞧。」她說：「什麼娶媳婦，這是埋一個自殺的屈死鬼的呢！你不聽見只有一個鑼和一個鼓嗎？……」快走吧！你要看，他到夜裏就去找你啦！」我聽了她的話非常

着，又像夜鶯在悲鳴。唉！連線的憂恨何時能離棄她，無涯的悲哀何時能解脫呢！在她這一小段的生命過程中竟受了巨大的傷痕，天真的她全被愁思征服了！唉！飄泊無依的人覺着世界究竟是冷酷的，無情的，人生到底是悲苦的。唉！可憐的她幾時才能出離了這苦海呢！

三年級 李玉美

於是我就跟着她趕忙跑到學校裏，這時我才細想她所說的話，什麼是一個屈死鬼？為什麼埋屈死鬼就要用一個鑼和一個鼓？又為什麼看了他到晚上他要來找？我用了我全部的腦力去推究！但是竟不能得到解答；又因為我的好奇心非常大，於是我就很快的跑到先生那裏去，一進門就很快快的說：「先生！什麼是一個屈死鬼！為什麼屈死埋時必須用一個鑼和一個鼓？又為什麼看了他到夜裏他就要去找？」這時這位先生非常奇怪，但是他也一一的告訴我說了，這時我覺得很奇怪而且不相信，唉！一個人為什麼要自殺呢？未免把自己的性命看的太不值錢了吧！真奇怪！真奇

怪！天地間竟有這樣的人？我不相信。

直到民國十六年時，我們要學畫水彩畫，於是我就和幾位同學到街上去買顏料，我們到了許多舖子，他們都不賣給我們月黃，當時我們就回到學校裏對先生說，後來經了學校才給買來，據說：那些商人恐怕我們吃了，這時我更奇怪，唉！竟有自殺的人嗎？怎麼誰都知道呢？像這樣的人我真願意和他們接近，去知道他們的心理，究竟爲了甚麼？有什麼事值得換自己的生命呢？我真想知道自殺者的心理。

有一天，我正在翻報紙，一轉眼看見了「自殺」兩個大字，我就隨着向下看去，唉！原來這位自殺者是爲了自我的朋友而自殺的，他未免有點太忠實了吧！對於朋友以至於別的事情固然應該忠實，但是假如……：……：……：那又怎值得自殺呢！這不是所謂「無聊的舉動」嗎？

還有一般人以爲自殺是勇敢的舉動，是快樂的終點。以我看來，這是有點不對，所謂勇敢並不是只限於一死而已，何況自殺呢？自殺那能真是勇敢呢？自殺是弱者的表現，他那勇氣抵抗不過惡劣的環境，戰勝不過自然的一切

，終於自殺，這正是和勇敢成了反比例。至於說自殺是快樂的終點，我簡直就不懂，唉！這定是我的知識淺薄而沒有那樣充分的腦力去想開吧！不過我想一個人在快樂時，絕不會自殺的，至於說他自殺的當時，我想當然不能快樂或者更要疼痛而難受，我真不明白這一般人，或者還是些愚人吧！或者是有神經病的人吧！他一時的惡想，認爲是很快活也未可知。我想這一般人準很少存於社會。

還有一般自殺者是被惡劣的環境所迫，不得已而自殺的，這一方面固然有關於社會的不良，但是處在惡劣環境下之人亦應竭力去征服一切，以求自己將來的生路。也儘不得自殺的。

自殺大概有這幾種，我認爲都值不得，而都沒有代價，尤其是爲朋友對自己的情形改變而自殺更沒有代價，所謂人一生最親近而最應敬愛的就是父母；人一生最悲痛的辜負過於無父母，但竟有些人自己的父母不但不敬愛，就是死了他亦不甚在意，而爲朋友而自殺的，莫非他朋友此他父母對他還大嗎？這一般自殺者可以真是社會上的毒蟲。總說起來，自殺不但有害於自己，對於社會國家亦有

莫大的壞影響。

唉！自殺的人們！你們現在覺悟了嗎？後悔了嗎？至於還未自殺而欲自殺的人們，要拿出你們自殺的精神，去

母親

大多數的人，都是全靠着母親的扶養而長大的，我想無論是誰，沒有不是說母親的慈愛的，而我呢？對於母親的愛似乎是沒的說，因為我沒有享受過母親的愛，並且也沒見過母親的面，或者小時見過而現在記不得了，自小至今過這悲痛孤獨而淒涼的生活，唉！向來沒受過母親的愛，然而現在我要作母親這個題目，是拿無母的困難，也可證明母親一切的爱。

我自小是靠我祖母扶養的，我祖母年紀已老，不能做衣，我雖有兩個繼母然而誰都不給我做衣服，夏季還可忍受，可是到了冬季手脚全都凍成瘡了，若是出外玩耍，外人不認識我是誰家的小孩子，當那個時候，我只知有人和母不知還有母親，於是見了別人小孩子叫娘，我就以為奇怪。

三女師月刊 第四期

殺我們的敵人，要把自殺一體而為殺敵，這才是你們的勇氣，殺敵回國後，才是你們快樂的終點。

三年級 胡桂鏡

到我八歲時，我的祖父母全去世了。那時的痛苦不說也可想而知了，後來我父親送我到學校念書，我全靠我姐姐和我姑母的扶助，可是不到二年之久，我父親和我姑母一齊去世，那時我才十二歲，初級小學還未畢業，因為我繼母不願叫我上學，就一日虐待一日，我又無兄弟哥哥，而學校離我家三十里地，而且生在這黑暗社會之中，我是如此的困難，並把一切家事完全放在我的心裏，我家中一切全被我兩繼母把持，不但不給我學費，並不讓我姐姐歸家，因為我姐姐已出閣了，我那樣的隱居還幫助着她們，唉！我的上學供給早就給停止了，不是有我姐姐的幫助，我早就失學了。唉！自小至今所經過的一切困難，怎能使學問淺薄的我能描寫出來呢？

我在從前時，還不知母親是怎樣一回事，唉！現在在

二七

這困苦之中，才感到無母親的孤獨和悲痛，唉！但是究竟

弔亡友高筱榮君

唉！至愛的良友筱榮呀！我的心裏時時在惦念着你，口裏時時在唱着你的名字，你知道嗎？你爲什麼不回答我呢？！你真的就這樣的無聲無息的，丟棄了你孤單柔弱的老友而自尋樂園去了嗎？筱榮！你的形像已深印在我的腦海裏了！你的名字已成了我時刻必唱的歌曲了！唉！真的要把我腦中的印像刷去，把我的歌曲消滅的嗎？親愛的筱榮呀！你：你真的是這樣的對待我嗎？但是：唉！除非什麼魔物把我的腦子換成了木石的，你那豐美英俊的姿態，溫柔而藹的面孔，敦厚摯誠的言行，總是永久的在我的腦海裏波動着不會消滅的呀！除非誰將我的口腔塞住，筱榮二字我是永不會不時時刻刻唱着的！但是：筱榮！：我的朋友！豐美英俊的神態，溫柔而藹的面孔，敦厚摯誠的言行，你的一舉一動也只是在我的腦海裏波動而已！除了深夜甜寐之時，還有誰真個的能指我再看到你呢？！除了夢神將你我誘在一起，誰還真個的使你回答我一聲：「蘭英！

我還不明白母親的愛是怎樣！

師範三年級 蘭蘭英

你叫我嗎？我聽見了！」呢？！

當那寒假來臨光陰迫迫着我們不得不分別的前幾日，你還很誠懇的對我說着寒假中要怎樣用功，怎樣孝敬祖父母及父母，怎樣幫嫂嫂作活等等的話，你給我以很大的教訓，我當時只是好似木人兒般的呆呆的站着，有無量的羞愧使我的面如火灼，只用盈盈的雙目注視着你的表情默無一言，因爲我是一個不知孝，不愼動的人兒，聽了你的話使我羞愧，使我感激，但在那時你已是負病的人了！深沉的咳嗽，迫着你的氣息急促的喘着，兩腮輕浮着的紅潤，好似雲霞般的忽深忽淺，但除兩頰外，連嘴唇也像白紙一般的顏色了，你仍繼續的諄諄說着，當時離別的悲苦已充滿了我的心田，我雖確信這是暫別也只得勉強說出一句：「筱榮！你不要忘記了養病，保重你的身子！」唉！誰知就是永訣呢？誰知這次的談話，就是最後的一次呢？你臨行時或者因病懶於走動不曾到我的宿舍告別，我也因身體不

好而怕晚寒未能早起，不料你在我睡夢之中輕輕而去了！更不料你就火去而不歸了，難道你不來向我告別這就是你永棄我爲預徵嗎？

憶起在三年前的暑假，一紙招生通知傳去，四面八方的山水遙隔負笈而來的同學們，大衆同聚一室，面面相覷各不相識，我想起家中姊妹同玩之樂每欲落淚，更加了素沒見過面的英文一科，先生講時聽不清楚，看又看不明白，整日煩悶心幾成癡。滿室同學有幾個會念過英文的，對於初講的幾個字母當然不在意了，都和認識的人攜手閒游去了。其餘的同學差不多抱着英文本子，有的胡亂念着，有的每一個字什麼音都不知，還有的在那裏發呆，惟有你獨自端坐高聲朗讀，我當時雖不懂英文，却聽出你讀的較他們爲正確，並見你已看了許多頁，我想你一定是會許多的英文了，我問了好一會幾個字母還不知發什麼音，我想問別人去罷！張目一看都不認識，還不知人家性情如何？是否肯對說？丟下不看罷！又怕先生上課時要問，而我要此的目的爲何？左想右想將書本拿起又放下，放下又拿起。這種苦楚只有我自己知道，最後還是含羞的去問你

了，不料剛走近你的桌旁，你早將書放下注意我了，並讓我就坐下，很誠懇的，很和氣的一個字一個字替我念了無數遍。一直等我會念了方止，那時我羞怯的念頭早已飛向九霄雲外了。心中有說不出的感激，微笑二字自此就深印在我的腦中了，從此我的英文上課有聽不清楚的地方，下課後就要請你來講解了，不但我一人如此，全班的同學差不多都是如此。三年如一日，從不見你表現過半點不耐煩的神態，甚至你正在煩惱時，別人一求你，你就和平了，唉！但是：我敬愛的良友！現在還有誰肯如此誠懇的幫助我們呢！今日我拿起了英文，用我含淚昏花的目光去看時，只見每個字上都沁着你滴滴的血。唉！英文呀！我是每天都要和牠會面的，但是朋友！我何時再能看見你的影子呢？

春天來了天氣和暖，早起我們必回到校園花樹下，朗讀英文或國文，默記史地或博物，新鮮的空氣任我們呼吸着，欣榮的草木在晨曦中搖擺着，向我們表現牠們的新生命，我們的精神也和草木一樣的興奮，下午完課後，我們仍然要攜手散步園中，和風輕拂在我們的面上；好似慈母在吻着，吸動我們的衣襟互相翩翩的撲打着，我只覺得如

闊處身仙境，奇花異草在階畦間平鋪如氈，或被風一吹，則波紋似海，百鳥齊鳴，蜂蝶亂飛，使我們觀賞不盡其樂無比。但是呀！敬祭！春天又來了，還有誰與我共賞呢？我們登山山遠眺時又是一番風味，你比我高總讓我立在大石頭上扶着我的一臂指示我一切自然景色。唉！自然的萬物受了霜魔鬼的蹂躪，現在已恢復了牠們的生命，挽回了牠們的自由，又開始展覽牠們奮鬥的成績了，可是沒有誰與我共賞呢？今晚的土山還有誰與我同登呢？

晚飯後晶瑩的明月，或圓或缺從樹梢頭悄悄的滾出，偷偷望着我倆的雙影，聽着我們的密談，你常向我說你的祖母年邁，母親體弱，嫂嫂操持非常忙迫，你在家中總是時時刻刻安慰祖母，服侍母親，幫助嫂嫂，出來求學離開家中你的心中很是不安，我因你在校用功過度，再憶念家事恐怕將來對你身體有損健康，總勸你不要過於用心，有時我爲解你煩悶起見，故意向你說月色是如何的美麗，及其映着樹枝照在地上篩碎的影兒是如何奇妙，今晚的月亮

呀！仍從樹梢頭滾出，却只照着淒涼的雙影，牠再也聽不到我倆的密語，面看不見你的影子了，當他從東方透出時，我以爲這是很可貴的，因爲牠可做我的紀念，但牠會引起我無量的悲哀，我又願牠永遠的消沉了，敬祭！你衰老的祖母更是日漸老了，更須人去安慰，母親嫂嫂很希望有人幫助，她們心目中所希望，所想念的你呀！你給了她們如何的打擊！使她受了多大的傷感！可恨的造物者呀！你究竟安的是什麼心！

唉！我最親愛最欽佩的敬祭呀！我和你相聚三載，竟不知離別於一剎那間就永不能見了！我也是一個多愁多病的人，世間是否容我消耗一切正不可知，死而有靈你可能會告我嗎？

因山水遠阻你病時我既不能到你面前去安慰，你死後我又不能至你墓前去憑弔，有以於你，真此爲甚，你若有可能恕我！我只希望慈悲的春風，將我赤心化成的血淚所寫成的這篇文字，寄給我那誠厚的老友敬祭。

故鄉的老母

師範二年級 何儒珍

烏越越的黑色，籠罩着無涯的大地；宇宙的光明，已消散得無影無踪了！整個的宇宙，完全被黑暗征服了！世間的人們，完全浸在黑暗的當中，被黑色的外衣包圍了！光明的世界，剎時間變成黑洞洞的牢獄了！在這茫茫長夜的恐怖中；更令人聯想到宇宙的可怕，浩森，和神秘了！

在此時；黑色人們的嘶聲，已傳送到人間來了，啊！她們不具黑色的人們，她們是拿着得勝的旗兒，唱着凱旋歌兒的天使，她們奉着樂神的使命，承受着大自然的幸福，歸到她們的甜蜜的夢鄉裏，去安息了！

啊！那無牽無掛，無憎無惡的天使們，真是天之嬌子啊！

回想到自己呢？不能隨侍父母，骨肉離別，孤獨的漂泊在異鄉，怎不令人痛心；而人間的冷酷，社會的慘淡，能不令人哀苦欲絕嗎？！在這樣惡劣的環境中，在此人間越

到校後的感想

來校以後，因為是起初離開家鄉的原故吧；晚上總是

茫的奔波中，度着漂泊的生涯，隱忍含痛的孤苦零丁的在窮走着，懷念着已往，夢想着將來，實在感到不少的荒涼的意味，異鄉的滋味，雖然未經十分受苦，而已領受大抵了！人的生命的路途上，埋伏的艱難苦惱，正同從萬里茫茫的沙洲上，跋涉到巍巍萬仞的山峯上一樣啊！

更想到我的親愛的母親，唉！親愛的母親哪！你的女兒又在異鄉思念你而流淚了！朋友啊！請你不要見笑吧；當你尋見了世上有個人；瞭解你，愛你，都千百倍的勝過你的時候，你能不感激，不思念，不流淚，不死心塌地的愛她，而且死心塌地的容她愛你嗎？

……唉！我不忍再想了！我的故鄉啊！我想念的異地的老母！我的心底，滴染了母女自然愛的愛血，盛似正開豐潤而美滿的玫瑰花一般！故鄉！恭祝我的故鄉，永久和平，永久永久，沒有兵匪糾紛！老母！老母！恭祝我的母親，永久康強，永久永久沒有疾病侵害！

第十班一年級 胡道珍

睡不着覺，於是便想起了來校的前夜，那天晚上的事情，

立刻便像潮水一般的一件一件都復活在腦海裏。

那天晚上，吃飯以後，姊姊替我整理行李，母親抱着芳姪坐在床上；正當這個時候，哥哥拿着大洋二十元來對我說：「我勸盡了力量，才給你籌措了這幾塊錢，希望你諸事都要儉省些，我想這大抵能支持一學期吧。」那是春泉似的一股熱淚不知從那裏湧來，充滿了眼眶。「珍兒，不要傷心，我這裏還有二元哩，你拿去吧，無論如何，我

初春的天氣

第十班一年級 尤蘭雲

來校時，在路上看見那一切的花草與樹木都變樣了，和我從前放假回家的時候，完全成了一個反比例。只見那草兒換了一身嫩黃帶綠的衣服，和那紅紅色半含半開的花兒，都帶着微笑；還有那楊柳姑娘也生出芽來，好像說：「我又來了。」那小鳥們唱着歌兒，發出宛轉可愛的調兒，

從這枝跳上那枝，含着無限的快樂，穿梭般的忙個不了。那小孩們拿着風箏，在那溫暖可愛的太陽光下放着，一個個像蘋果似的小臉，都含着微笑在那裏遊戲，他們都是在歡迎這初春的天氣罷！

晨曦與夕陽

李秀雲

一輪似血的太陽東升了，將輕浮在天空的白雲都照得

紫一紫，黃一塊地令人向那小窗，輕輕的小風，吹得細細

彎腰，烏鴉同麻雀兒在那邊樹林中喳喳的個不休。我起牀梳洗完了後，就很高興的拿一本書到那邊樹

林旁的青石上坐下環顧，小鳥兒吱的一聲由我身邊飛過。我好奇的抬頭看時，只不過看到藍地白雲；哦！鮮明美麗的晨曦啊！你怎麼轉變得這樣地迅速？！

下午下課後，我們到山上去看夕陽的殘照，紅雲滿納的晚霞，被風吹得浮來浮去，好似一個大花園，又像一羣仙女赤腳裹體地披了鮮艷的舞衣在那裏舞蹈，大風吹得呼呼的響，好似她們的仙歌，太幽因為有了這樣好的伴侶

感激的心

枯黃的秋葉漫天飛舞，霧騰騰的宇宙，佈滿了雪花。『米可田！請您下樓去看看鐘，再看看大夫來了沒有？什麼便盆子，痰盒子，請您都帶下去吧！』咳！寂寥的牀上只有我這個無聊的病人，從被窩裏爬起來，望着窗外看那沒理性的北風越刮越急，雪花的飛舞也越來越有精神，不多時已經撒遍醫院了。上帝！你真的忍心嗎？——如此的下着，刮着，讓你的風雪來阻礙着我懷念的親人嗎？媽媽！您也許不來看我了吧！因為上帝阻礙住您的來路；媽媽！若是再不來，我是如何的寂寞啊！我埋怨您爲什麼

也似歡喜的要笑出聲來，紅着臉兒在前邊飛也似地走着，直等風定了雲散了，宇宙間充滿了黑氣，雲和仙女都到夢鄉裏去睡覺了。

啊！神靈的太陽，夜裏你到底躲在什麼地方？白天你又從那裏帶來那麼多的光芒？爲什麼你初升時，你降臨時，却總是那樣的季魔？那樣的輝煌？啊！你神靈的太陽！

韓芹采

把我送到這孤單的高樓上！使我別離了家鄉，來到這滿眼無親的高樓上；於是我的眼淚禁不住像泉湧一般地滾了出來，把床單濕了很大的一片。正在這苦悶的孤兒，看護生米可田推開我的房門，滿面帶着春風似的溫和的神氣，對我說：『米可韓！請你不要自苦，你總得忍耐一些；要不然，對於自身是很有妨害的。好妹妹請聽聽吧！』她那忠實的而又熱烈的情感顯露在我的面前，我深深的意識着，心裏感激得再也說不出話了。

春晨

幼稚一年級 李治邪

今天早晨的精神很好，起牀很早，一切都整理完畢，如同學一起到校園裏，空氣異常的新鮮，有許多小鳥兒在空中，做牠那柔美的騰舞，有的在樹枝上唱牠那快活的歌曲。再往四外一看，望見萬物都在萌芽，我看到這些景緻以後，腦海中猛然起了一種覺悟；啊！原來是又來到春天了！噫！動植物都掛上了春晨的招牌，笑嘻嘻的，在那裏迎着新春似的。

唉！我們在這春晨良好的時光裏邊，應當作些什麼呢

校園的春色

李保月

可畏的嚴冬已過，溫和可愛的春神又很神秘的溜來了，大地上的一切，都好像從死中復活一般，滿帶着笑顏，歡迎這可愛的春風。

有一天，記得是星期日，早飯後，和幾位同學，到校園中去散步。走進園門，一看，園中的一切，煥然一新，和從前大不相同了，乾枯頹敗的樹兒，已着上春風賜給他們的錦衣了，枯死的小花，小草，也都長起嫩綠的葉，萌

，不由的腦海中打起算盤來；若是花草今年死了，明年又有重發的時候，燕子走了，還有回來的時候，春晨過去了，也有再回來的時候。然而我們青年的好時光，一去就不回來了！我今晨在這裏站着，而在明天，無論如何，再也找不到今晨的好時光了！所以在這個時候，應該好好的讀書，把時光一絲一風，也不叫牠浪費過去……想到這裏，早飯的飯鈴已經響了，我們就趕快跑到飯廳裏去吃飯了！

起鮮綠的芽兒了。被微風吹得一搖一擺的，好像向我們行鞠躬禮一樣，真是美麗呀，那好叫的小鳥，也悠悠的在那裏叫了。這可愛的春色，簡直是仙人拿着大筆書的一張巨大的彩色畫，我們都是他畫中的人物。

午飯的鈴聲已噙噙的響了，於是我們就戀戀的離開了那可愛的校園。

我的家鄉

幼稚一年級 和銘琦

不知道一陣什麼風，一會兒吹到我故鄉的回憶裏。往那風頭半渺茫；青山綠水如詩如畫的故鄉，只能在我腦海中蕩漾罷了！

每到春天的時候，那河堤的兩岸，嫩綠的柳兒，夾着含苞欲吐的桃花，都被夕陽反照的燦爛可愛；中間夾着一條灣灣曲曲的小河，從南向北流去，一片片的晚飯倒映在河裏，好像將河水到了一層黃金似的；水上一羣白鷗三三兩兩地上鑽金的河面上向前游去，無數軟弱的微波向左右展側展開，一直展開到河邊的小草裏，發出欣欣的微聲，夕陽雖無力，却似不肯示弱地斜射着樹梢。一陣被暖風帶

來的草香，遠遠的青山，現在已經變成紫色了；疏疏密密的農家農舍，都點上了零零星星的燈火；一輪皓月圓圓地讓幾片無情的白雲；把她笑盈盈的面龐從蒼茫東方的地平線上托出。幾個農夫唱着那天真無邪的俗調，沒有讓聽着聽的婦女們談着鬼怪的故事；在星月下，在清風裏，唱着說着一直唱到很晚很晚的時候；他們哈哈……的一笑，早已忘記了他們一切的辛苦。一片清光，透過了對面的樹梢，又慢慢的移過了小河，一陣撲鼻的花香飛來，光景如畫。唉！現在呢？只剩下愁恨的回憶了！

風 風 風 風

雜記

讀了坎珂記愁以後

師範二年級 朱鳳玉

聽了國文先生給我們講的坎珂記愁一篇以後，引起了

這如此不幸的命運，受着殘酷的壓迫翁姑的虐待；小人的撥弄；只逼得上天無路，入地無門，處處不能如意，真可

三女師月刊 第四期

三五

謂：「破屋偏遭連夜雨，行船又遇頂頭風，」半生顛沛，負恨天遊，實令人浩嘆！尤其是我更覺傷心，因為我的母親半生命運，可以說與陳芸相做，雖不及陳芸的才高學博，但也不是粗劣無識的人。

我的祖母早去世，後繼祖母暴虐無良，母親於十五六歲即歸我家，上侍翁姑下撫弟妹，早起晚睡，備嘗辛苦，在起初五六年間，祖母待之還不見如何之壞，後來漸為我兄妹所累，早晚侍奉便不能似從前的週密，從此便失愛於後姑了！

祖母見我母親不能如從前殷勤，遂一日恨似一日，整天指東罵西，無一日寧靜，母親聽見只當聽不見，忍氣吞聲照常操作，唉！人非木石豈能無知，因終日憂悶在心，以致身體不健，疾病頻連，那知祖母見母親不能操作，白天吃閒飯，更加恨入骨髓，不但不給醫治，連飯都不給吃了，當時我兄妹幼小無知，也不知道體貼母親的苦楚，幸有同族的一位叔伯祖母好善，常來我家，見我母親如此困苦，不免起一種憐憫之心，背着祖母背給幾個錢，或一些食

物，有時被祖母知曉，更加惱怒！不但罵母親連人家也都罵了！後來弄得人家都不敢登門，又因外家遙遠，外祖母早去世，只弄得母親無處可歸，無親可投，那一種困苦淒慘，非筆墨所能形容。

表兄不知如何得知此情，將我母子接到家內，住了一月有餘，母親因母死兄亡，依姪過活終非長策，我父親遷居北地，阻隔千里，欲待寫信又苦不能，只得求人代書，父親得知才將我母子接去，那知惡命運的侵襲，直向薄命人猛攻無已！到彼不久，偏遇直奉大戰馮玉祥倒戈，大軍住在熱河，直吃得民窮糧盡，一斗小米竟到三塊大洋！又兼薪水不發，真是幾乎連粗飯都不能到口，唉！這一類的

一切，已經是七八年前的事了！
近幾年來父親的事，雖較從前稍強，但也不過僅能糊口，母親仍是刻苦度日，未嘗稍涉怨尤，惟有日嘆命運而已！唉！我家亦係舊家庭，母親亦是詩禮之家出身，竟遭此顛連困頓，現在白髮蒼蒼，還受婆婆的壓迫，不得自由，唉！我現讀了這篇文章，不覺潸潸淚下！

編譯

魯濱孫飄流記

(續前)

李玉英譯

第七章

在那時，我想：假若我能有一隻船在海上航行，我就可以有法尋到我的故友了。於是我就栽了一棵大樹，並且斫這樹幹，直到我用牠造成了一隻又精細又大的船。

我因此耗費了好幾個星期的光陰，並且還很勞苦很費心，但是當我看見我造成的那隻好船的時候，我想：這是我艱苦從事所得的厚報。但不久我便察覺這工作實在太沒有意義了。現在這隻船是已經造成了，然而我無法移牠到海上去，因為牠的重量使一個人去移動，那簡直是不可能的事呢！

因為我不能帶這船到海上去，其次我就想引海水到船一旁來，我想：要這樣作，我必須從海岸上掘一個船塢，通到這隻船所在的地方。但是當我剛開始作的時候，我便覺得掘這個溝必須很深很闊很長，至少也得用我十年的光

陰。所以我不得不放棄這種計劃。當我發現了我過去勤勞苦工作，完全是光陰與力量的虛擲，我真悲慄已極！

後來我不得不轉想到我的衣服。這時已破爛不堪了。我必須想一個方法去做一身新衣。

我已經告訴過你們；我曾將我所射的獸皮弄乾，並且還保存着，現在這些東西就是我的衣料。我首先用牠們做成的東西，就是一頂大的皮帽，成功之後，我又做了一身衣服。

我裁的這衣服很寬，爲了不致太熱；當我在下雨時穿上出去的時候，我發現這雨水順毛滴下，我仍是乾着。

有一件東西是我急需的，就是一把傘遮避太陽。不過要做一把傘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我決意要做牠，到最後終於用了許多的心血做成了一把，可以張起也可以放下，牠的蓋是用皮子製成的，如此這毛可以瀉去雨水，

並且還可以遮住太陽。當不下雨也沒有太陽的時候，我就將牠放下，像一個手杖似的去用牠。

雖然我首先造的那隻船已告無用，我不能拋去了這一隻船帶我到海上去的那個心願，因為有志者事竟成，我終於又造成了一隻小船，乘入水中。

我造這隻小船費了兩年的光陰，但是當我想到牠是能造的，我就毫不顧及當時如何的勞苦和多長的時間，這次的船，是一隻很小的船，但是我仍須掘一船塢，將水引來，因為我不能單獨拉牠到海岸上去。

這隻船因為不像我先造的那船那樣大，這個船塢當然也不必像那麼大了。因此我終究將牠掘成。我知道我終久非有一隻船能到海上去不可，我作這件事情的意志，因更堅決。

我第二個願望，就是要駕駛這個船週遊此島。我張起了船桅和船帆，並且還做了一個小小的箱子，放上些食物和飲料，另在一個地方放上我的槍，我也將我作成的那把傘放在我坐的那地方的後面，這樣牠可以遮住太陽，以免曬我的頭部。如此，有一天我就起程了。

但是當我剛走不遠的時候，我忽然覺得載我的那船走的非常之快，雖然我竭力設法，都不能使牠停住。當我發現了我是被急流所衝激，遠出海外，我是如何的害怕呀。

我覺得我不會再回到岸上去了。我的心非常難受。差不多有六小時的工夫，我飄浮在波浪之上，當時我能做的事，只是請求上帝的幫助。

後來一陣風起，我迎着風張起了船帆。這船順風而行，很短的時間，我就帶着我的船很平安的到了岸上，這真使我異常高興。一到那裏，我就雙膝跪倒，祝謝上帝。

第八章

第二天，當我發現了我的船已到平安地初時，我就預備步行回家，不過因為距離太遠，我想：我將在我的亭子內度過次夜。到我的帳幕之屋，這亭子是必須經過的處方。

當我到那地方時，又已黑了，因為我很疲倦，我就躺到樹陰下去休息，一會就睡着了，我忽然聽有人叫我的名字。「魯濱孫！魯濱孫！可憐的魯濱孫！你往何處？魯

「假若你能夠，請猜猜我當時的感想如何？」

我醒的如此之熟，最初我想這一定是一個夢。但是當我聽到我的名子的聲音很清楚而距我很近的時候，我突然跳起，異常恐怖。

立起之後，我立刻看到了我的鸚鵡，牠落在我附近的一棵樹上，我就知道了向我說話的那一定是牠，牠說的話，恰巧正像我從前致給牠的；當我知道了那是牠的時候，使我不禁發笑，剛才我的飽受虛驚。

我向牠伸出了我的手，牠飛來落在我的大指上，盡量地長示着看到我的喜歡，這樣的，我就同牠到帳幕裏。

我其次的計劃 就是捉些山羊，養馴牠們，使成爲我自己的的一群，但是因爲牠們都是非常強野，我不知怎樣去捉，最後我做了一個陷阱，才捉住了幾個。

我作這陷阱的方法是這樣，首先我在地上掘了一個大坑，這塊地方是這些山羊找食物的處所，在這坑的上面放上一個用樹枝做成的架子，在這架子上面放上了些穀子和乾米，當這些山羊來吃穀米的時候，就會跌到坑裏，關閉

在陷阱中，如此我得到了三隻小山羊，和兩隻大山羊，牠們雖受了一跌，並沒有被傷。

一隻老雄山羊是如此的兇猛，我簡直不敢到這坑裏去捉牠。因爲我並不想殺牠，我就放牠出來，牠便拚命的逃去了，我也釋放了那一隻大山羊，留着那三隻小山羊，我用繩子縛住牠們，將牠們一同帶回家去。

耗費了許多的時間去養馴牠們，我給牠們穀子吃，對牠們非常和善，到最後牠們漸漸認識了我，亦不害怕了。我選擇了一塊好的地方，使牠們居住，並且在牠的四周又建築了一個堅固的籬笆，如此我有了一群馴順的山羊。

我學習着取這些山羊乳，並且還做了些山羊油，和山羊酪。

你如果看到了我回我的愛物們用餐的方法，你一定會發笑。第一，是這全島之王，這王就是我自己，其次才輪到了我的鸚鵡，我的狗，和我的兩個貓，這兩個貓，一個在我的左邊，一個在我的右邊，我陸續的從我手裏給牠們每一點食物，我的鸚鵡則繼續着向我們談話。

過了幾伊累期以後，我想我應當再步行一次，假若你

要在路上遇着我的時候，你一定會認爲我是一個很古怪的人。

身穿着我那一身山羊皮的衣帽，腳穿着用些破舊東西做成的鞋子，腰間懸掛着一個鋸，背後繫着一個籃子，一個手拿著槍，另一個手拿著傘，我的鬚很長，我的臉被太陽曬成棕色，看來，我真變成奇觀了。

現在我要告訴你們，我的另一段故事了。

有一天我走到海岸上，我在沙灘上看見了一個人的脚印。當我看見牠的時候，我就估定了，我似乎看見了一個鬼，然後我就在海岸上下四圍去觀察，但是我看不到一個人的踪影，除去這個脚印以外，亦看不見其他任何什麼東西。

我失去思想，我非常害怕，我很快的跑回家去，直直地過橋，平安的到了帳幕裏，我這不安寧。

那一夜我沒有睡覺，因爲我不能想出什麼人在海岸上，並且他用什麼方法到這裏的，然後我想一定是野人來到了，這使我如此害怕，三天都沒有離開我的家門。

最後我忽然想到，那也許是當我在海岸的那一部分的

時候已，我自印的一個脚印，我現在正不要那樣的害怕，於是我就又出去了，但是我走到路上仍很害怕，因爲我覺着我時刻都得準備逃生。

爲了確實正明，我走到那脚印的所在地，將我自己的脚放在裏面，看看是不是一樣，可是這絕非我的脚印，因爲我的脚是較小許多。

這樣使我知道了一定是有人已經上了岸，於是我又害怕起來了。

現在我所能想到的，就是在我家的四圍將防護物要作的更堅固些，當我在裏面的時候，好沒有人能襲擊我。

我又築了一道牆，牆上鑿了許多小洞，爲的是穿過我的槍枝，我將我從那船上拿來的槍，周圍放上六枝，假若我什麼時候願意，就可以一齊發放。

這是完後，我就在我房子的那塊地方的周圍種植了些小樹，所以過了些時，我就有了很堅固很濃密的一片森林，沒有一個人能穿過去。我自己出入的方法，是用一個梯子，但是沒有另外一個知道如何做。

其次我就注意到我的羊羣，我恐怕他們受了傷損，或

被任何人偷去。

我想起的最好的計策，就是尋找兩三塊極不露目的地方，周圍築上籬笆，並且在每塊地方中都放上幾隻山羊，我想：假若這一份份要被偷去，那另外的一份份仍然還可

集 錄

普希金

普希金 "Alexander Pushkin"，生於莫斯科一個貴族的家庭，從他的母親的血管中是有亞非利亞加(Africa)血液的：他是一個美麗的 Creole 一個曾服務了彼得一世的黑人之孫女。他的父親是一個當時貴族的典型底代表人物：浪費了很大的家財，一生隨隨便便地，在半置家俱半邊空的房子裏面，和宴會之中過了去；喜歡當時法蘭西的輕浮文學，喜歡把他剛剛從百科全書裏所學來的點點知識去加入辯論，並且也高興把當時在莫斯科所有的名士文人，無論是俄羅斯或法國的，都要集到他的家中來。

以還留給我。

你們可以想到：爲了保護我自己和我的什物，我費了不少的時間和勞力。

(未完)

國文研究會 趙菊香

普希金的祖母與他的老乳母，便是這位將來詩人幼年的好友，從她們，他得到了對於俄羅斯語言的完全之掌握；而且後來當他被國家的警察迫着他宅居於他的鄉村的田莊以後，他時常同他的乳母在鄉村的房子之中過着悠長的冬夜，而從她得到了那種驚人的俄羅斯民間故實的智識與俄羅斯式的語法，這個便使他的詩與散文驚人地俄羅斯化了。

他受教育於聖彼得堡之 Tsarskoye Lelo 皇家高等學校，甚至於在他沒有離開學校以前，便以一個奇特的詩人而著名了。德爾查文對於他不敢說僅僅地祇是一個承

編者，而且當魯可夫斯把牠自己的畫像贈送給他時，也寫上以下的題記：「繪與一個弟子，他戰敗了的先生贈」然而不幸 普希金的熱情的大性却把他從那時的文學團體和他的好友們——十二月黨人 布希金 (Pashin) 與庫爾伯克爾 (Kuchalocker) ——拖了出來而走入了一種隨的無聊的貴族們的中間，在他們中間，他耗費了他的生命之力量，關於他此時所過的這種淺薄空虛的生涯之某種事情，他自己在他的「愛佛基尼 俄尼亞琴」裏會有一些兒敘述。

既然與那些六七年後出現於聖彼得堡彼得區中，而密謀推翻專制政治與農奴制度的政治運動青年們交好了，普希金便作了一首自由之歌 (Ole to liberty) 與一些短篇的詩歌以發揮着最革命的理想，同時也作了許多諷刺作品反玩着當時的統治人物，結果便是在 1820 年，那時他祇有二十歲便被逐放到被時新近合併的 伯沙拉比亞 (Bessarabia) 的一個小城 基辛約夫 (Kishinyof) 去。在那裏他過着異常放肆的生活，終於加入了一個飄流的古百色人 (Gypsy) 的團體，十分可喜的便是他被允許暫時離開這個灰塵的，無趣味的處所，而出伴有那可愛的，

受過教育的 拉萊夫斯基 (Ravasky) 的家庭，到 克里米亞 (Crimea) 與 高加索 去旅行，從這個旅行之中，他帶回了幾首他的最美麗的抒情的作品。

1824 年，當他已經把他弄得完全不能再在 俄德沙 (Odessa) 待下去的時候，(或許是恐怕他會遇到希臘去聯合了拜倫) 他便被召回到中俄羅斯而宅居於他的小園莊，布斯可夫省之 米克哈伊諾夫斯可萊 (Mikhailovskoye) 在這裏他寫了他最好的作品。1825 年的十二月十四日當叛亂在 聖彼得堡 爆發的時候，普希金正在米克哈伊諾夫斯可萊；不然他也定要如他的許多十二月黨的朋友們一樣，終身於 西伯利亞了，在秘密警察還沒有查抄以前他便已成功地把他的一切文件燒毀了。

事件不久以後，他被允許回到 聖彼得堡來，尼古拉一世親身担任着他的詩歌的檢查，後來，又使他做他的宮庭中的一個侍從，可憐的 普希金祇有如此地去聽着他那冬宮 (Winter Palace) 裏小官吏的無聊生活，這種生活他當然是憎惡的，朝貴與官僚都不能容他，因為他既不是屬於他們的一團，而却又被視俄羅斯如此偉大的一個人

物，普希金的生活在自教方面，其所以滿了微小的刺戟着，也都是因為這些階級所給與，而且他同時也不幸與一個女人結了婚，她固然非常美麗，但却一默兒也不知道他的天才，1807年，他爲了她的原故而不得不與人決鬥，在這決鬥之中，他使被殺死了，年僅三十七歲。

他最早的一篇作品，幾乎是他初離學校的時候寫的，便是「拉斯蘭與露德美娜」(Ruslan and Ludmila)一個神異的故事，他用美麗的韻文寫了出來的。

普希金也在戲劇上試過他的身手；著有片·吉安(On Juan)與吝者齋騎士(The miser knight)他的歷史劇「波里斯，哥杜洛夫」(Boris godunoff)

(見俄國文學史——克魯泡特金著，郭安仁譯——軍慶書局出版)

托爾斯泰(Z.N. Tolstoy) 一八二八——

九一〇

一八五二年的第一篇小說幼年(Childhood)便以很謙虛的名(Z.N.T.)出現於同時代者(The Contemporaries)月刊，而他的童年(Bay hood)也便很快地繼續着

三女師月刊 第四期

普氏在學校裏，專門研究文學，對於其餘的功課不甚注意，每逢考試常不及格，但是學校教員見他有文學天才，也沒什麼可說。

他的詩有「告詩友 皇村回憶 盧士郎郎和留得米拉」(Чаша NH EO E M N I a) 衛生 采剛人 (И бра Ho) 藍兄弟 (Б р е т Г о л — р е б о H H K K N) 拿破命詠神金獲列格·短篇詩有「波利司葛諾夫 魯林伯爵 葉夫格尼哦萊金 阿爾慈羅姆城遊記 短篇小說——風雪 棺材匠，一個驛站的部長 假農女瘟疫行時的宴會，蒲加撒夫叛亂史 甲必丹之女 批評和辯論的條件 1799年五月二十六日生於莫斯科 193年一月二十九日死。

(見普希金小說集——趙誠之譯)

國文研究會閱秀容集錄

出現了，那部小說乃是一件偉大的成功，他是滿了那麼的一種魅力；有那麼的一種活潑，而且打破了當時那種文學業者式的一切風尚，這無名的作家，便立刻成爲了一個許

四三

多人的愛好者，而且他的名字也立刻被置於屠格涅夫與岡查洛夫之側了。

托爾斯泰在幼年時代是如何的一個人，我們從小孩伊爾鄂勒夫 (Irent) 身上便可以大概知道了。他於一八二八年生於那今日已經享有不朽的盛名的雅斯拉雅，波里雅拉莊園之中，在他生命的最初十年裏，他幾乎是一連無間地住在那兒的鄉村的，我們現在從比魯可夫 (Birjukov) 爲他所作的「傳記」之中，知道在戰爭與和平裏所描寫的洛斯托夫 (Rostov) 老伯爵便是他的祖父尼古拉斯，洛斯托夫便是他的父親；而馬麗，波里康斯加雅乃是代表他的母親一位世家的波里康斯加雅公主，托爾斯泰在兩歲的時候，便死去了母親，而九歲時父親又相繼死去，自此以後，他的教育責任，便爲一位戚族婦人，爾古里斯加雅 (T. A. Yevraskova) 所照料着，那時仍然是雅斯拉雅，波里雅拉，而從一八四〇年以後，他便來到加參，受着他的姑里烏西葛華 (Pr. Yashkova) 的照料。

托爾斯泰在進入加參大學的時候，還祇十五歲，

他在那兒兩年住來東方科，兩年住法律科，四年以後，那便是一八四七年，他還只有十九歲，那是已經離開了大學校而回到雅斯拉雅，波里雅拉去嘗試改革他鄉中農奴狀況的企圖，此種嘗試，他後來在地主之清晨 (The morning of a landed peasantry) 中，曾以那麼動人的誠實寫了出來以告訴我們。

再次的四年中他的生活，外表上看來，也好似貴族階級中的多數青年一樣，但在內心上却仍然離地反抗着他所過的那種生活。從他的台球者之日記 (Waters of Billiard table) 中，我們便可以洞悉那個時候的他了——當然，其中也不免略有鋪張，而且是戲劇化了的，幸而他到底還是不能忍受那種卑鄙的環境，終於一八五一年突然棄絕他那時所過的那種懶惰的，貴族青年的生活，而根隨着他的長兄尼古拉斯到高加索進入軍隊工作，在高加索，他先頭住在布雅狄哥斯克——那充滿了萊蒙托夫的回憶的地方——直到他經過了必要的考試以後，便在砲兵隊中做了一個下士官 (Yunker) 於是到德勒克 (Terek) 河畔的一個哥薩克村莊裏頭服務。

托爾斯泰的著作

自叙傳：第一篇幼年，第二篇少年及伐木，第三篇青年，沙巴斯托堡底故事，暴雪，兩騎士，家庭幸福，三死，哥薩克人，戰爭與和平，安娜小史，我的懺悔，復活，我的宗教，藝術論，人生論，我們應該作什麼？克洛莎娜達，主與僕，復活，戰爭與和平，安娜小史，爲其三大傑作，安娜小史出世，一八七五年他底文學的生活算達於絕頂，這時年齡快到五十，正是他一生底一大轉機。「我底著作有價值嗎？我底給與世界所需要的嗎？我們底使命是什麼？」——從考慮這些事開始，而「人生的意義怎樣？」「人生的目的是什麼？」「何謂家庭幸福？」——這等苦惱他的問題，都陸續發生了，他曾說「名譽」設想過，「得到比沙士比亞，莫里野爾更高的名譽就算滿足了嗎？」他的回答是「決不！」他更研究科學，叩宗教家的門，並不能得到滿足的解答，失望的結果，終究歸到福音書上，在這裏面，耶穌 這神之子教導我們和世間都成爲如神一樣的完全。他以爲從此纔知道人生的意義。

於是他神聖的實行禁慾，素食，禁煙，禁酒，自耕種，而且爲宣傳這種思想發表了很多的小說，我的懺悔（一八八〇年）就是發表這長久的內部苦悶的結果。

托爾斯泰主義，就是無抵抗主義，是要用無抵抗的辦法來抵抗一切惡的，他提倡博愛，愛一切的人，愛平民，愛苦難的人。

托爾斯泰到了一九一〇年十一月因不能在家裏安居了，就脫離了家庭，無目的出去旅行，中途因病停留在一個車站裏，十一月初病卒，葬於耶可那耶。

